

在泥土与群山之间

——“外交铁军滇南薪火实践计划”行记

编者按：

2026年盛夏，外交学院“外交铁军滇南薪火实践计划”连续第四年将课堂搬上祖国西南边陲。师生们跨越两千公里山路，分赴外交部定点帮扶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与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在麻栗坡的南油、盘龙、红岩、茨竹坝等四个村，师生们穿行层叠茶山，走访工坊村寨，沐浴八里河东山的晨光，也目送茨竹坝云海的余晖；在金平的七个边境村寨，师生们在调研中探寻产业振兴的路径，在文化寻访与基层走访里倾听留守儿童的心事、记录非遗手艺的坚守，同时也感触着基层治理的细碎难题。

绵延五百余公里的边境线上，同学们放下理论讲义，以青年视角观察边境振兴，用专业力量回应乡土需求，在兴边富民、民族团结、文化遗产与民生守护的生动现场，热情书写着青春实践故事。他们终于明白：最好的国情课堂，永远在泥土与群山之间，而这片土地之所以令人动容，正因每一寸山河都写满了坚守与希望。

（指导老师：徐婧琪、勾宇威、蒋永影、隋笑寒、谢肇煌）

编辑：贾文杰



像农民一样思考

文—胡耕源 朱诺

灰色条纹针织衫，脚踩一双磨烂的草鞋，一边接电话一边风风火火地走进院子，我们老远就看到了他额角未消的瘀青和裸露的伤口。

“你好，我是这个村的书记，我姓项。”他挂掉电话跟我们握手，指着脸上的伤笑了笑，“刚从村民家里调解完矛盾，做老乡工作时磕的，不打紧。”话音未落，手机又响了。直至踏上这片土地，基层乡村工作的真实面貌才在我们的认知中清晰起来。它颠覆了我们此前的想象。

那天晚上项书记请我们吃烤羊肉串。桌上摆着一瓶“麻栗坡香槟”。这是当地特有的汽水，玻璃瓶上印着红字，喝起来甜丝丝的。项书记一边拧瓶盖，一边把自己的故事慢慢倒出来。上海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去年组织派他去学习，五十多年来他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走出云南。他说上海的馄饨一碗要三十元，实在想不明白大城市的人怎么活。他庆幸自己生在麻栗坡。那时我们还没真正读懂他的“庆幸”。

后来一次长谈，他说起二十多年前刚到村里时的样子——没有一条硬化的路，没有一盏亮着的灯，孩子上学要翻两座山。他红着眼眶，给我们算了另一笔账：每月工资到手三千六百元，房贷一千八百元，供女儿上大学又占去近一半，最后落到自己手里的不到两百元。而这样的日子，他过了二十二年。

我们问他后不后悔当初没有选择离开这里，他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贫困在他们这代人手中得到解决，是他最大的荣幸；脱贫群众露出的真诚笑脸，是对他最大的肯定。二十多年来，他带领村委会解决了4469人行路难、吃水难的问题，送出去30多位考入985、211高校的大学生，村子里的灯亮了，



外交学院学生与盘龙村支书合影

门口的柏油路也通了……曾经低矮的土坯房不见了踪影，一幢幢白墙青瓦的新居沿山势错落排开，家家户户门前升起的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像是这片土地最朴素的回答。他把自己活成了村子里的“活地图”，拍着胸脯跟我们讲，盘龙村的每家每户，闭着眼也能走到。他内心丰盈得像一座山。正是这份精神上的富足，让他把清贫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他还说，做农村工作，要像农民一样思考。我们开始跟在他身后走进田间地头——冒雨帮村民大妈抢收苞米，教大嫂们跳广场舞，跟着老兵大叔下鱼塘。乡亲们拉着我们到桃树底下认熟果，拿出家里备着过年的腊肉香肠留我们吃饭，与我们围成一圈唱《北京的金山上》……人人脸上那种踏实的光，和项书记说“庆幸”时的神情一模一样。脚底踩着泥、身上沾着灰，尝试着像农民那样思考，那一刻我们才真正读懂了这片土地上向阳而生的坚守与乐观。

用二十二年的清贫换来了四千多人的富足，以一个人的坚守助力一个村子的新生。这样的书记，麻栗坡还有一千多位。“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都不能少”，少走一户人家，就不是完整的路；落下一座村庄，就不算真正的抵达。正是这一千多双肩膀，撑起了麻栗坡千家万户的希望；正是这一千多人的坚守，让中国式现代化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有了最坚实的回响。🇨🇳



外交学院师生
采访当地新华
国茶副厂长

一片叶子的远行

文—赵梓凝 王书畅

跟着村民走进猛硐乡的古茶园，听老一辈茶农唠起从前。麻栗坡漫山几十万株百年古茶树藏在北纬23度的云雾里，得天独厚的生态养出清甜柔和的好茶。可过去山路难行，没有统一品牌，外地商贩压价收购鲜叶，农民辛苦一季，最终到手的收入寥寥无几。好茶，守在山里，也困在山里。

在麻栗坡的这段日子里，我们亲眼见证了外交帮扶给这座小城带来的巨大转变。外交部精准抓住麻栗坡的茶文化特色，利用独有的外事资源，为老山茶打通走向世界的通道。老山国际春茶节从边关茶山办到了北京，走进了联合国总部，登上了世贸组织的会场。口感温润、不苦不涩的老山“友谊茶”被列入国礼目录，走进13个国家。世界透过一片茶叶，看见了中国边境乡村振兴最真实的模样。

名气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从前，各家小作坊工艺杂乱，茶叶品质参差不齐。如今，麻栗坡现代化精制茶厂里，标准化生产线有序运转，二十多家茶企、合作社抱团发展，茶旅研学、古茶树认养、特色茶点心等新业态层出不穷。企业溢价保底收茶，四千多户农户收入稳步上涨。县里定期开办茶艺、制茶培

训班，曾经一心想逃离大山的年轻人，如今主动留在家乡，一边传承老山红色记忆与瑶族茶俗，一边靠茶叶安稳谋生。各个村子靠着茶产业壮大集体经济，曾经无人问津的古茶园，变成守护生态、带动全村致富的宝藏。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

一个月的朝夕相处，我们慢慢读懂这片茶叶承载的重量。麻栗坡的茶，从来不只是山野物产。瑶族世代相传的茶俗，镌刻着艰苦奋斗底色的老山精神，刚柔相融的底蕴让“老山茶”有了独一无二的灵魂。从致富叶子到中国名片，老山茶香飘向全球的背后，是产业兴旺、青年归乡、百姓安居的乡土新生，是外交帮扶落在边疆大地上的民生答卷，更是中国与世界平等交流、共享发展经验的人类故事。

以茶会友、以茶论道，茶盏之间流淌的，是“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从一片茶叶，到一个边城，到一个国家，再到一个共同的世界，这片小小的叶子跨越山海，让世界看见中华文明的格局与气度，也映照出人类文明并肩前行的方向。茶香无言，却胜过万语千言。



外交学院师生
与南油村马关
平老师合影

石榴结籽心连心

文—景玥儿 姚思宇 郑圣勋 张展

盛夏滇南热风漫过麻栗坡南油村，丝线翻飞间，千年壮绣在边疆村寨铺展独有的乡土答卷。行至麻栗坡的大街小巷，我们发现还有很多母亲用背带把孩子背在身后，或弯腰劳作，或驻足交谈。孩子贴着母亲的身体，在母亲背上完成了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打量。当指尖抚过背带上荷花凤鸟的纹样，我们忽然读懂：那些精美纹样，不只是技艺的呈现，更是一种无声的守护。一针一线里，藏着壮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后辈的期盼。在这里，非遗是有呼吸、有温度的壮乡生活本身。

我们沿着村巷，寻至州级非遗传承人、国礼绣娘马关平家中。这位从小跟着长辈学刺绣的壮家女儿，如今带着同村后辈一起绣花，把当年长辈教给她的针法，再一针一线地传给下一代。

而这份传承，不止在绣针之间。在盘龙村的一次乡间漫步，就此开启了我们与花米饭的故事。田埂上，一个手握镰刀的小女孩正俯身收割一丛我们从未见过的草。心生好奇，我们上前询问。小姑娘认真告诉我们，这是染饭草，是制作壮族花米饭的原料。她

热情邀请我们到家中一同制作品尝。

棚屋之下，小女孩稚嫩灵巧的手，与奶奶布满岁月沟壑的手，在分拣清洗染饭草时不经意相触，两人相视一笑。在这一刻，非遗最朴素最鲜活的传承就在一代人与下一代人手手相接之间。

2022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一幅绚烂夺目的壮绣、一碗五彩斑斓的花米饭，一头系着代代延续的民族文脉，一头撑起乡亲们稳稳的增收路子。非遗以最朴素的方式把过去与现在连起来，把人心与人心连起来，把一个民族与整个国家连起来。

非遗的保护与发展，最终指向了乡村的振兴与民族的团结。产业联动、技艺共享，不仅拉近了邻里关系，更串联起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集体力量。在麻栗坡这片土地上，花米饭走出深山，壮绣走向世界，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民族团结的根基也在一针一线、一餐一饭中越扎越深。

外交学院学生
跟随村干部巡边

云海上的守望

文—沈书平 陈依薇 李自强

车子盘山而上，窗外的雾越来越浓。抵达茨竹坝时，仿佛置身云天之上。老山余脉托举这片高地，17.7公里的边境线迤逦向前，隐现于云雾深山。联防所的值守人员说：“那边就是国境线，我们每天走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路。”巡边时只有安静的群山、沉默的界碑，和风吹过草丛的沙沙声。我们问联防员：“每天都走，会觉得枯燥吗？”他笑了笑：“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认得我们，我们不来，它们该寂寞了。”

2022年，这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守边人——姜玉道。他从小听着老山故事长大，通过联防所人员选聘正式成为守边人。值守点没水没网，他从不抱怨。2023年，因工作表现突出，队友联名推荐他担任香草棚联防所副所长。在一个夜晚，监控摄像头发出预警，姜玉道迅速带队沿边境线搜查两名企图非法越境的可疑人员。搜查至475摄像头附近时，路边草丛里人影晃动。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姜玉道大声喝道：“不许动！”他继续向草丛走去，准备处置。宁静的夜空被一声枪响划破，姜玉道应声倒地，再也没能站起来。他挺身在前，身体倒下了，手中紧握的齐眉棍和手电筒，仍然指向违法犯罪分子的方向。27岁的年

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他守护了无数个日夜的巡边路上。

联防所值守人员的“家”是山间几间简陋的屋子。他们自己煮饭做菜、砍柴生火。卡点上有两只狗，大本营有八只鹅。“狗的警觉性很高，一有动静，人还没察觉到，它就已经叫起来了。”一位值守人员对我们说，“大鹅能捕蛇，张开翅膀伸长脖子，是深山密林中巡边战士们的守护神。”物防、人防、犬防、鹅防交织成边境安全防线。这里的每一双眼睛、每一对耳朵，都在担负着守边的责任，护卫着身后的万家灯火。

曾经炮火纷飞的阵地，如今村寨安宁、云海如画。我们并肩走过的那段巡边路如今已经隐没在夏日的浓雾里。但我们知道，在我们看不见的群山之中，还有更多人正长年累月地走在那条路上。而我们有幸短暂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只有走进边疆，才知道什么叫“守土有责”；只有走上巡边路，才知道那座刻着“中国”二字的界碑，为什么值得用生命去守护。

有些路，必须有人去走；有些山，必须有人去守。我们拥有无数个安静祥和的夜晚，是因为有人正走在风雨兼程的路上。

红头瑶的传承与流向

文—谭雅文 高小悦



红头瑶服饰展示

滇南边境，连绵阴雨裹着云雾，把平安寨藏进青山之间。通往村寨的盘山道九曲回环，一路颠簸才抵达这座红头瑶聚居的边境村落。山间浸着湿凉，白日难得见一轮晴日。街巷里少见青年身影，守在老屋檐下的，多是银发老人与放学孩童。

瑶家女子标志性红尖高帽鲜亮夺目，衣襟、裤脚铺满层层细密挑花，浓烈撞色纹样层层堆叠，每一寸针脚都藏着族群独有的审美。

雨雾漫过老旧民居的墙根，几位头戴红帽的阿婆并排坐在屋檐下，靛青布料铺在膝头，银针在彩线间起落。腰肌劳损、双眼早已昏花的邓大姐，听闻我们来寻访瑶绣，特意翻出两套珍藏的传统绣衣，指尖摩挲着衣身繁复的纹路，细细拆解挑花走线、配色章法。“女儿早早外出务工，奔波谋生，哪有空闲坐下来学绣花。”谈及孩子，她语气转而平淡，仿佛只是诉说一桩早已接受的寻常现实。

一旁的盘四妹算起生活明细账：在外务工，好歹能稳定补贴家用；纯手工绣制一套衣衫要耗数月工时，却难换取对等收入，不少人家索性购置机绣成衣，“远看花色、模样几乎分不出差别，过日子够用了”。性格爽朗的盘五却有不一样的想法，她笑着摆手，不肯固守老旧样式：“老款式是从前的光景，纹样、衣裳都该跟着日子变，传统不是封死的老古董。”

我们在村寨走访数日，始终没能遇见一名愿意学习挑花的“90后”“00后”。小卖铺檐下，我们拦下背着书包的小姑娘，随口问起是否会绣瑶花，她歪着头，眼里满是不解：“平日很少穿瑶服，花几个

月埋头绣花，有什么用处？”

一句简单发问，让我们久久沉默。村寨里，非遗传承人盘成先建起刺绣工坊，一排排数控刺绣机器整齐排布，电子屏幕预设完整纹样，四天便能产出四套完整瑶服，成本低廉、出货迅速。远观布料上的花鸟几何纹样，竟与手工挑花难分高下。

站在轰鸣的机器旁，一个疑问反复萦绕心头：当机械可以复刻所有花色纹路时，手工刺绣独有的温度，又该去往何处安放？

作为边境县域，金平的发展重心长久偏向稳边固边、口岸建设、道路水电等民生硬工程，非遗文化保护所能分到的资源十分有限，软性的文脉传承只能暂时往后搁置。

走访多日，我们也在细碎光景里寻到几条温柔出路。最紧迫的事，便是趁老一辈绣娘尚且康健时，完整记录全部传统纹样、独门走线技法与族群刺绣习俗，用文字、影像搭建专属档案库，这样不必耗费大额资金，却能留住险些消散的族群记忆。

同时不妨把瑶绣引入乡村校园，挑花依靠耐心与手上功夫，或许能为山里孩子多铺一条谋生出路。长远来看，依托已成型的工坊载体，打造文旅体验小院，接待进山游客体验挑花，同步打通线上售卖渠道，让藏在深山的瑶绣走出边境村寨。

离开平安寨的那日，山间阴雨依旧未停。路过村口老屋，几位红头瑶阿婆仍静坐在屋檐下。银针起落，彩线在靛蓝布料上织出绵延纹样，以笨拙却执着的方式，默默延续着这份属于红头瑶的文化根脉。

山村里藏着无声的心事

文—王雪蕊 石语瞳



外交学院学生与方氏姐妹合影

推开斑驳老旧的木门，昏暗却整洁的客厅里，方氏姐妹端正端坐，身姿拘谨得让人心软。崭新的坐垫毫无褶皱，一旁摆放着朴素的毛绒玩具。姐姐爱笑温顺，妹妹却怯生生躲在身后，面对我们的问询，只会简洁应答，余下时光只剩无言静默，目光静静落在屋角老旧的小电视上。雪白的墙面上，彩笔写下的“爸爸、妈妈”的字迹稚嫩清晰。

不远处的堂屋，王氏姐弟的处境同样令人动容。同母异父的二人，伴着患病的母亲与年迈的祖父生活，方寸屋中，唯有两部手机屏幕亮着微光，撑起孩子闲暇的全部世界。中考落幕的姐姐、尚读小学的弟弟，面对着桌上的志愿表单久久无言。公益帮扶的善意虽照亮了他们的求学路，可无人指引的迷茫依旧萦绕心头。几番轻声问询，姐弟二人方才低声作答。姐姐模糊了自己的志愿选择，反复查询确认后仓促落笔，仿佛卸下一桩沉甸甸的心事。全程沉默的弟弟，唯有在填写“最骄傲的事”时，抬眼望向我们，眼底藏着不为人知的期许。庭院寂静无声，唯有院中大黑狗的吠声，反复划破山村的静谧。

走访多日，我们发现这样孤独留守的孩童，在板板桥村比比皆是。驻村实践的第一周，我们便读懂了山村孩童的隐秘心事：太多情绪无人问询，太多委屈无人倾听，太多空缺是政策兜底、物资帮扶无法填补的。幸而我们踏遍千山奔赴此地，便不愿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旁观者。一次次常态化的探望，慢慢消融了孩子心底的隔阂。初见怯弱躲闪的小妹，渐渐敢于走出姐姐身后，主动与我们闲谈说笑。姐妹俩会

给我们展示愈发工整的作业本，分享亲手搭建的木头小玩具。我们陪她们玩耍、为她们丈量身高，清脆的笑声终于填满冷清的小院。离别时，奶奶执意送至门口，反复叮嘱常来，两个孩子静静立在门槛边挥手，目送我们离去。

驻村干部的一番话，镌刻在我们心底：孩子们不懂政策术语，不懂公益名号，只记得谁愿意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如今的板板桥，从不缺物资帮扶，低保、营养餐、公益书籍悉数到位。孩子们真正缺失的，是稳定长久的陪伴。

为此我们期盼，让零散的善意常态化：盘活乡村爱心屋，固定值守陪伴孩子读书；发掘山野少年天赋，为他们搭建更大的成长舞台；联动村内退休教师、热心老人，组建本土志愿力量，守护孩童成长。

针对每年一次的“爱心妈妈”帮扶模式，可以打破时空局限，以书信、通话维系长效联结，吸纳更多青年力量参与帮扶。我们期盼建立专项动态监测机制，让老师、干部多一份共情与守护，抚平他们心底的自卑与敏感。

守护留守儿童，亦要体恤负重前行的祖辈。高龄老人独自撑起家庭重担，抚育孩童、照料病患，默默隐忍所有艰难。若能开设乡村便民课堂，教授老人智能设备使用、孩童情绪疏导技巧，建立家庭健康预警预案，便能为这些年迈的守护者，卸下几分生活重担。

板板桥的少年从不需要怜悯与同情。愿山野不止有蝉鸣风声，愿每一个留守儿童，都能被世界温柔听见，心怀暖意，向阳生长。🌱

山那边，有人在等

文—赵雨晴 王欣怡 彭瑞雪

七月的金平，连绵的雨雾像一块青绸，层层裹住中越边境的牛栏冲村，群山褶皱里藏着这座快要被遗忘的苗族村寨。盘山泥路蜿蜒向前，驱车一个多小时，方能叩开村寨的门扉。

这里有漫山的坚果林和层叠的香蕉梯田。全村857户4047人，世居苗族、哈尼族、彝族，许多青年为了生计远赴外地务工。山村里留下的，是守着故土的老人和等待远方归来的孩子。

我们踏着泥泞的山路，想看看边疆乡村的“一老一小”，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

70多岁的李爷爷，妻儿早已离世。修房顶、喂鸡喂猪，家里的大小事务都靠自己操持。腰腿疼痛时，他只是默默忍耐，因为“舍不得花钱看病”。

13岁的小琳，在县城读初一。每逢雨季，通往学校的道路泥泞难行，她常常要提前两小时出门，鞋子和裤脚总被雨水和泥浆浸湿。

还有一位留守妇女，丈夫常年在广东务工，她独自承担种地、养猪、照顾孩子的重担。腰疼多年，她却只是贴几张膏药，迟迟不愿去医院检查。

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片段，映照出乡村深处的真实困境——不只是物质上的短缺，更是陪伴、照护和发展机会的缺失。老人缺少稳定的养老支持，生病时只能硬扛；孩子缺少父母陪伴，成长路上少了一份温暖回应。村卫生室只能处理简单疾病，乡村关爱服务也面临人手不足、持续性不足的问题。如何让山里的老人老有所依，让孩子成长有伴？答案既需要落在细节里，也需要落在长久的行动中。

首先，将独居特困老人、困境儿童分门别类建



外交学院学生
手把手教孩子
们学习书法

档，为每个家庭量身定制暖心手册。针对高龄独居老人推行常态化“敲门行动”，为居家养老撑起一把遮雨伞；面向留守儿童搭建村、校、家庭三方连心桥，填补亲情缺位带来的心灵荒漠。

其次，盘活村内闲置活动室，打造“一老一小”暖心驿站；推进泥巴路硬化改造，斩断雨季出行的泥泞枷锁；定期下乡义诊宣讲，抹平“看病远、看病难”的沟壑。

再者，依托苗族村寨的温厚底色，吸纳留守妇女、返乡青年加入巡访、辅导队伍；持续对接高校实践团队，为山野孩童推开看向外界的窗；同步开展培训，让一时兴起的慰问，化作细水长流的长久守护。

长远良方，则是深耕本土特色种植产业，只有在家门口铺就就业之路，吸引青壮年返乡扎根，才能让老人身边有儿女，让孩子身旁有父母，让乡村不再成为“空心”的故土。让产业增收、民生兜底、稳边固边三股春风，吹遍边境山野。

在牛栏冲村，我们看到了国家政策的兜底，低保、特困救助、健康档案、上门走访……这些都在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但也要看到，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常常卡在泥巴路上、卡在缺人缺钱缺阵地上。

走出校园，我们把报告写进边疆泥土，用脚步丈量群山阻隔的疾苦。我们也许做不了太多，但至少，我们能让那些被群山遮挡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让更多人知道——

山那边，有人在等。